

JULES VERNE



儒勒·凡尔纳

探险 + 幻想系列

全译插图本

地心游记

〔法〕儒勒·凡尔纳 / 著 陈筱卿 /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儒勒·凡尔纳

全译插图本

地心游记

[法] 儒勒·凡尔纳 / 著 陈筱卿 / 译



JULES VERNE

Journey to the Center of the Earth

Librairie Générale Française 2004, pour la présente éditio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地心游记/(法)凡尔纳著;陈筱卿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儒勒·凡尔纳探险+幻想系列)

ISBN 978-7-02-010344-7

I. ①地 … II. ①凡 … ②陈 … III. ①科学幻想小说—法国—近代
IV. ①I565. 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52324 号

责任编辑 王瑞琴

装帧设计 刘 静

责任印制 苏文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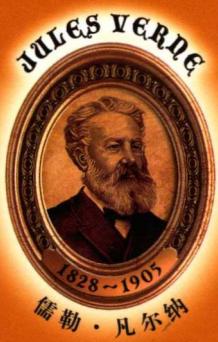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 政 编 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160 千字
开 本 640 毫米×960 毫米 1/16
印 张 16.25 插页 3
印 数 1—8000
版 次 2014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0344-7
定 价 2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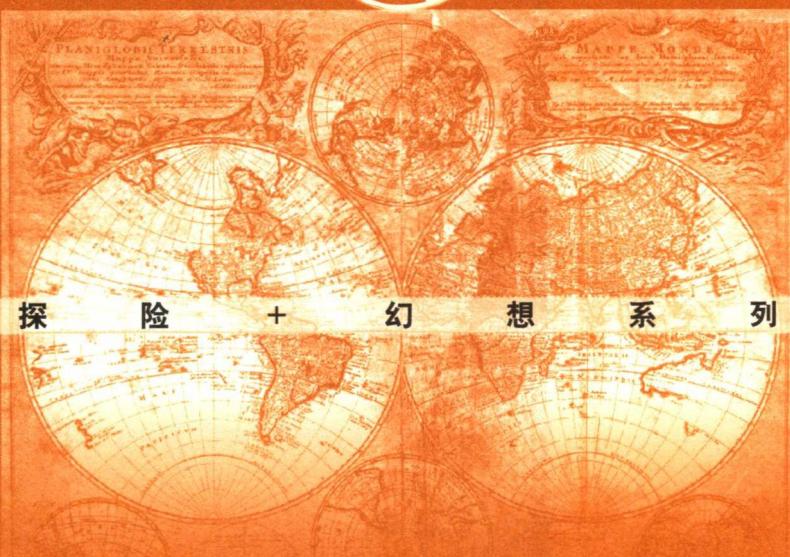
儒勒·凡尔纳（1828—1905），法国科幻、探险小说家。1863年出版第一部小说《气球上的五星期》，获得巨大成功，从此一发不可收。儒勒·凡尔纳一生共创作了六十六部长篇小说，几乎每部都深得读者的喜爱。

儒勒·凡尔纳的小说可分两大类：一类“在未知的世界中漫游”，另一类“在已知的世界中漫游”。他的作品景色壮观、情节惊险、构思巧妙、想象丰富，在引人入胜的故事中蕴含着鲜明的正义感和广博的历史、地理知识，不仅可以激发读者一往无前的探险精神，培养人们的坚强意志，还可以丰富人们的科学知识，让人们感受大自然的广博和神奇。

儒勒·凡尔纳的作品影响了几代人，很多被拍成了电影，历演不衰。他也是世界上从十九世纪直至现在最受欢迎的作家之一。







探險 + 幻想系列



目 录

| | | |
|--------|------------|-----|
| 第 1 章 | 里登布洛克叔叔 | 001 |
| 第 2 章 | 神秘的羊皮纸 | 007 |
| 第 3 章 | 叔叔也困惑不解 | 012 |
| 第 4 章 | 我找到了钥匙 | 020 |
| 第 5 章 | 叔叔念那张羊皮纸 | 025 |
| 第 6 章 | 叔侄辩论 | 030 |
| 第 7 章 | 准备出发 | 038 |
| 第 8 章 | 出发 | 046 |
| 第 9 章 | 在冰岛 | 053 |
| 第 10 章 | 冰岛的一顿晚餐 | 060 |
| 第 11 章 | 向导汉斯·布杰尔克 | 065 |
| 第 12 章 | 去往斯奈菲尔的路上 | 071 |
| 第 13 章 | 向斯奈菲尔靠近 | 077 |
| 第 14 章 | 无谓的辩论 | 082 |
| 第 15 章 | 斯奈菲尔山顶 | 089 |
| 第 16 章 | 火山口中 | 095 |
| 第 17 章 | 真正的探险之旅开始了 | 101 |
| 第 18 章 | 海面以下一万英尺 | 106 |
| 第 19 章 | “必须实行配给了” | 112 |

| | | |
|--------|---------|-----|
| 第 20 章 | 死胡同 | 117 |
| 第 21 章 | 渴得难受 | 122 |
| 第 22 章 | 仍旧没有水 | 126 |
| 第 23 章 | 汉斯真棒 | 131 |
| 第 24 章 | 海下 | 136 |
| 第 25 章 | 休整一日 | 140 |
| 第 26 章 | 只剩我一人 | 145 |
| 第 27 章 | 迷路了 | 148 |
| 第 28 章 | 模模糊糊的声音 | 152 |
| 第 29 章 | 终于脱险 | 157 |
| 第 30 章 | 地中海 | 161 |
| 第 31 章 | 木筏 | 169 |
| 第 32 章 | 第一天航行 | 175 |
| 第 33 章 | 大海兽 | 181 |
| 第 34 章 | 阿克赛尔岛 | 188 |
| 第 35 章 | 暴风雨 | 193 |
| 第 36 章 | 我们往何处去 | 199 |
| 第 37 章 | 人头 | 204 |
| 第 38 章 | 叔叔的演讲 | 209 |
| 第 39 章 | 会是人吗 | 216 |
| 第 40 章 | 障碍 | 223 |
| 第 41 章 | 往下走 | 229 |
| 第 42 章 | 最后一餐 | 234 |
| 第 43 章 | 爆炸 | 241 |
| 第 44 章 | 我们在哪儿 | 247 |
| 第 45 章 | 尾声 | 254 |

等他发火，估机开心。这么做，即使在微山来界课，本意是不好的。

大抵他一怒之后又想致憾不至与她为难，只甘心去别处走走，是

他所常有的大失常态，并以此为乐的出来并不至被“丁公武”

所制，但他的制造的罪恶，人今犹知的，所以其时他真能直面

地令人耻笑，而且他那顶个帽子，也令得人嗤笑，所以他的出非和他

的外表，都是令得人嗤笑的，所以他的出非和他

第 / 章

里登布洛克叔叔

1863年5月24日，星期日，我叔叔里登布洛克教授匆匆忙忙地回到自己的小宅子。他的住宅是在科尼斯街十九号，那是汉堡旧城区里的一条最古老的街道。

女仆玛尔塔刚把饭菜坐在炉子上，以为自己把饭做晚了呢。

“这下可好，叔叔是个急脾气，说饿就饿，饭菜马上就得端上来，否则他会大声嚷嚷的。”我心里在作如是想。

“里登布洛克先生今天回来得这么早呀！”玛尔塔轻轻推开餐厅的门，紧张惶恐地对我说。

“是回来得早了些，玛尔塔。饭未准备好没有关系，现在两点还没到呢。圣米歇尔教堂的钟刚敲了一点半。”我回答她道。

“可教授先生为什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他自己大概会告诉我们原因的。”

“他来了！我得走开了。阿克赛尔先生，请您跟他解释一下吧。”

玛尔塔说完便回到厨房里去了。

我留在了餐厅里。可是，教授脾气急躁，而我又优柔寡断，让我如何去叫教授熄熄火呢？于是，我便打算溜回楼上我的小房间里去，可是，大门突然被推了开来；沉重的脚步声在楼梯上咯噔咯噔地响。屋主人穿过餐厅，径直奔向自己的书房。

在穿过餐厅时，他把自己那圆头手杖扔在了屋角，又把宽边帽子扔到了桌上，并向我——他的侄儿大声喊道：

“阿克赛尔，跟我来！”

我正要跟过去，只听见教授已经不耐烦地又冲我喊了一嗓子：“怎么了？你还不过来！”

我赶忙奔进了我的这位令人望而生畏的老师的书房。

里登布洛克其实人并不坏，这一点我心知肚明。但是，说实在的，除非出现什么奇迹，否则他这一辈子都是个可怕的怪人。

他是约翰大学的教授，讲授矿物学。他每次讲课，总会发那么一两次火的。他并不关心自己的学生是否都来上课，是否认真听讲，是否将来会有所成就。说实在的，这些事对他来说，都是细枝末节，小事一桩，他从不放在心上。用德国哲学家的话来说，他这是在“主观地”授课，是在为自己讲课，而不是在为他人讲课。他是一个自私的学者，是一个科学的源泉，但想从这科学的源泉汲取水分，那却并非易事。

总而言之，他是个悭吝人。

在德国，有这么几位教授同他一个德性。

遗憾的是，我叔叔虽身为教授，但说起话来却并不利索。在熟人之间情况尚好，在公开场合就很不尽如人意了。对于一位授课者，这可是个致命的弱点。确实，他在学校讲课时，常常会突然卡壳，常常因为某个刁钻古怪、生僻难说的词而打住话题。那个词在抗拒着他，不愿就范，以致把教授逼到最后，只好说出一句不太科学的粗话，然后自己又火冒三丈，大发脾气。

在矿物学中，许多名称都采用的是半希腊文半拉丁文的名称，十分难发音，甚至诗人见了都挠头。我这并不是在对这门科学大放厥词，我根本就没这个意思。可是，当你碰到一些专有名词，比如：“零面结晶体”、“树脂沥青膜”、“盖莱尼岩”、“方加西岩”、“钼酸铅”、“钨酸锰”、“钛酸氧化镁”等时，口齿再伶俐的人读起来也磕磕巴巴的。

在这座城市里，人人都知道我叔叔的这一情有可原的毛病，他们借机来出他的洋相，专门等着他碰上这种麻烦词，看他出错，

等他发火，借机开心。这么做，即使在德国人看来，也是很失礼的。来听里登布洛克教授讲课的人总是很多，但其中总有不少的人是专门来看教授大发雷霆，并以此为乐的。

不管怎么说，我必须强调一点，那就是我叔叔是一位真正的学者。他虽然有时会因动作笨拙而把标本搞坏，但他却具有地质学家的天赋和矿物学家的敏锐观察力。他在他的锤子、钻子、磁针、吹管和硝酸瓶中间可是如鱼得水、驾轻就熟。他能够凭借一块矿石的裂痕、外表、硬度、熔性、声响、味道，毫不犹豫地判断出它在当今科学所发现的六百多种物质中属于哪一种门类。

因此，在各高等院校及国家学术学会中，里登布洛克的名字都是响当当的。亨夫里·戴维先生^①、德·洪伯尔特先生^②、约翰·富兰科林^③、爱德华·萨宾爵士^④等，每次路过汉堡，都要前来拜访他。此外，安托万·贝克莱尔先生^⑤、雅克—约瑟夫·埃贝尔曼先生^⑥、戴维·布雷维斯特爵士^⑦、让—巴蒂斯特·迪马先生^⑧、亨利·米尔纳—爱德华先生^⑨、亨利—艾蒂安·桑特—克莱尔—德维尔先生^⑩等也都喜欢向我叔叔求教化学领域里的一些棘手的问题。我叔叔在化学这门科学中，有过许多重大发现。1853年，奥托·里登布洛克教授在莱比锡出版了《超结晶学通论》。这是一本附有铜版插图的巨著，但因成本过高，赔钱不少。

另外，我叔叔还当过俄国大使斯特鲁维先生的矿物博物馆馆长。该博物馆之馆藏在整个欧洲享有盛名。

在厉声呼喊我的正是这个人。他身材高挑，清瘦，腰板结实，

^① 亨夫里·戴维（1778—1829），英国化学家、物理学家。

^② 亚历山大·德·洪伯尔特（1769—1859），德国博物学家、旅行家。

^③ 约翰·富兰科林（1786—1847），英国航海家、探险家，在极地考察时不幸身故。

^④ 爱德华·萨宾爵士（1788—1883），英国物理学家，研究地球磁场，并赴北极考察。

^⑤ 安托万·贝克莱尔（1788—1878），法国物理学家。

^⑥ 雅克—约瑟夫·埃贝尔曼（1814—1852），法国化学家。

^⑦ 戴维·布雷维斯特爵士（1781—1868），苏格兰物理学家。

^⑧ 让—巴蒂斯特·迪马（1810—1884），法国化学家。

^⑨ 亨利·米尔纳—爱德华（1800—1885），法国动物学家、生理学家。

^⑩ 亨利—艾蒂安·桑特—克莱尔—德维尔（1818—1881），法国化学家。

一头金发，人显年轻，虽已届五旬，但看上去顶多四十来岁。他的两只大眼睛总在宽大的眼镜后面转动；他的鼻子细长，像是一把刀具。有些调皮的学生说他那鼻子好似吸铁石，能够吸起铁屑。其实，这是胡说，他的鼻子倒是喜欢吸鼻烟，而且吸得很多。

还有一点，我得补充一句，我叔叔走路时步子很大，一步可迈出三英尺，而且走路时双拳紧握。这说表明其脾气之暴烈，因此，别人对他总是敬而远之。

里登布洛克叔叔所住的科尼斯街的宅子，是一幢砖木结构的房子，山墙呈锯齿状，屋前有一条蜿蜒曲折的运河穿过汉堡旧城，与其他运河相通。1842年这里曾发生一起大火，但科尼斯街区却幸免于难。



里登布洛克叔叔身材高挑，清瘦，腰板结实，一头金发，人显年轻，虽已届五旬，但看上去顶多四十来岁。

。魏其向列，出凸面中且而，掩歪曲奇最于良苦调五，醉好
武頤山實直無誰望好，于制苗蒙河半學館①公樹盛美向山頭望，音
鼎對一卷才讀量式因，弗固半班景翼五，歸來薄意，也不。卦不
來里爾群報接判會更游林歸，失春輕秋。併命恭朗黃伊酒



里登布洛克教授所住的科尼斯街的宅子，是一幢砖木结构的房子，山墙呈锯齿状，屋前有一条蜿蜒曲折的运河穿过汉堡旧城，与其他运河相通。

书，但在她看来，只是那些难以获得且难以读懂的书才是无价之宝。她并不觉得男人的书有什么了不起，因为这算不得什么阳奉阴违，她只是觉得，如果一个女人能够读到一本好书，那该多好啊！

① 指大衣圣莫里斯，位于巴黎第五区，是拿破仑一世加冕时接受圣职的教堂。



没错，这所老房子是有些歪斜，而且中间凸出，倾向马路。它的屋顶也向美德协会^①的学生所戴的帽子。该屋的垂直度也颇为不佳。不过，总的来说，还算是挺牢固的，因为屋前长着一棵根深叶茂的老榆树。每到春天，榆树花便会伸到玻璃窗里来。

我叔叔在德国教授中算是颇为富有的。这所房子以及居住在里面的人，全都为他所有。居住其中的有：他的养女格劳班，芳龄十七，维尔兰人^②；另外就是女仆玛尔塔和我。我无父无母，是他的侄儿，自然就当了他科学实验的助手。

说实在的，我对地质学也入了迷。我的血管里也流着矿物学家的血液，因此，我不会讨厌那些弥足珍贵的石头。

总而言之一句话，尽管科尼斯街这个小屋的主人脾气古怪，但大家住在这里还是很惬意的。叔叔虽然脾气急躁，但还是挺喜欢我的。他生来就是这么个急脾气，也无可厚非，知道了也就行了。

4月里，他在客厅的陶土盆里种了些木樨草和牵牛花，你瞧瞧吧，他天天早晨都要跑去拉拉叶子，想让花草长得快些。

① 美德协会系德国的一个政治团体，于1808年成立，旨在激励人民，以振兴普鲁士。

该团体成员多为大学生。

② 维尔兰系爱沙尼亚一城市名。

主界线资料“皇室金”有节斯托尔斯那尊神王印本被提督精

“你作出版商是出小酌酒席庆贺大典，真好！你真以为是印书匠吗？这可是个新行当，那山羊接着就叫了：‘好样的！’

律19世纪中期日本太古音。柳井田本一虽然不，但首卖的

第 2 章

神秘的羊皮纸

他的书房简直就像是一间博物馆。所有的矿物标本都工工整整地贴上了标签，按照可燃矿物、金属和岩石三大类别，井然有序地摆放着。

我对这些矿物学里的玩意儿真的是太熟悉了！我经常放弃与同龄的孩子们玩耍，高兴地去抚摸那些石墨、无烟煤、褐煤、木炭、泥煤标本。我还去替那些沥青、树脂、有机盐标本掸去灰尘。另外，我也没忽视那些其相对价值在科学标本的绝对平等面前已完全消失了的那些金属矿石——从铁矿石到黄金矿石。再有就是那些一堆堆的岩石，数量之多，是可以建造一座我们这样的小屋了。要是真的用这些岩石造屋，那对我来说，就宽畅多了。

可是，当我走进这间书房时，我却并未考虑这些珍宝。我脑子里缠绕着的就是我的叔叔。

他坐在他那把乌德勒支^①绒的大扶手椅里，手里拿着一本书，在钦羡无比地观赏着它。

“多么了不起的书啊！多么了不起的书啊！”他大声地喊道。

他的赞叹使我立即想起我的这位教授叔叔闲暇时喜欢收藏图书。但在他看来，只是那些难以觅得且难以读懂的书才是无价之宝。

① 乌德勒支，荷兰地名，以呢绒制造闻名。

“你看到这本书了吗？”他对我说道，“这可是一件奇珍异宝啊！是我今天上午在犹太人埃弗琉斯的小书店里觅得的。”

“真棒！”我装着兴奋的样子敷衍道。

说实在的，不就是一本旧书嘛，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书脊和封面看上去都是粗糙的牛皮制的，书都已经变旧发黄了，里面还夹着一枚褪了色的书签。

可此刻，教授依然沉浸在惊喜之中，仍在不停地赞叹着。

“你看，”他在自问自答地说，“这本书漂亮不漂亮？简直是美不胜言啊！你瞧这装帧！这本书翻看起来容易不？很容易，因为翻到任何一页它都平稳地摊开着。它合起来严实不？很严实，因为它的封面与书页紧紧地合在一起，任何地方都不会张开和散落。它的书脊都六七百年了，也没有一点裂痕！啊！这种装帧连伯泽里安、克洛斯和普尔高德^①见了也都会自愧弗如的！”

叔叔边自言自语边不停地翻弄着这本旧书。我虽然对它一点兴趣也没有，但也只得勉为其难地问一声叔叔此书的内容。

“这本奇书书名是什么呀？”我表情略显夸张地问道。

“这本书吗？”叔叔激动不已地回答我说，“是斯诺尔·图勒松^②的《王纪》。此人系十二世纪冰岛的著名作家，讲述的是挪威诸王统治冰岛的编年史。”

“是吗？”我假装惊讶地说，“那它一定是德文译本了？”

“哼！”叔叔有点动气地说，“译本？我要译本干什么？谁稀罕译本？这是原文版，是冰岛文本！冰岛文很独特，既丰富又简洁，其语法结构变化多端，而其词汇也意义丰富！”

“那不是与德文一样吗？”我兴奋地说。

“是啊，”叔叔耸了耸肩膀说，“但也有点不同，冰岛文像希腊文一样有三重性，名词像拉丁文一样有变化。”

① 此三人为十九世纪的书籍装帧大师。

② 斯诺尔·图勒松系作者笔误，应为斯诺里·斯图吕松（1179—1241），冰岛领主，诗人，其著作《王纪》系北欧古代文学的主要作品之一。

“是吗？”我开始有点惊奇了，“那这本书的字体漂亮吗？”

“字体？你在胡扯什么呀，可怜的阿克赛尔！什么字体呀？你以为是印刷版呀？这可是一本手稿，傻瓜，是用卢尼字母^①书写的。”

“卢尼字母？”

“是啊，你现在该要问我什么是卢尼字母了吧？”

“这个我懂。”我的自尊心不免受到了点伤害，没好气地顶了叔叔一句。

但叔叔并未动气，不管我愿意不愿意听，只顾滔滔不绝地解释开来。

“卢尼字母嘛，”他说道，“那是早前在冰岛所使用的一种字母。据传说，还是天神奥丁^②所创造的呢！你来看看，无知的孩子，好好欣赏一番由天神所创造出来的这些字母吧！”

说实在的，我真的是无言以对，真的是佩服得五体投地了。我若真的跪拜，天神和国王们会高兴的，因为如此一来，他们也就不会觉得我出言不逊了。

可是，正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意外情况，中止了我和叔叔的对话：一张污秽的羊皮纸从书中滑落，掉在了地上。

叔叔眼疾手快地将它捡起来。他这么着急是情理之中的事，因为他觉得一份古老的文件，藏于一本古旧书中已经年累月，当然是弥足珍贵的了。

“此为何物？”他大声嚷道。

他边说边小心翼翼地把那一小张羊皮纸摊开在桌子上。这张羊皮纸长五英寸，宽三英寸，上面横向排列着一些似符咒般难懂的文字。

下面就是临摹下来的原文。我竭尽全力照葫芦画瓢地把这些古怪的符号记下来介绍给大家，因为正是这些古怪符号使得里登布洛克教授及其侄儿进行了一次十九世纪最为离奇的旅行：

^① 四世纪古日耳曼人所使用的一种文字。

^② 斯堪的纳维亚神话中的主神，司智慧、诗歌和战争。